

逆季的绿云

■ 朱明坤

推开楼门,冷风立刻贴了上来,钻进毛衣的缝隙。我缩了缩脖子,手插进口袋,朝弄堂口走去。南方的冬天,总是这样,湿冷像一层看不见的薄纱,裹着人,不刺骨,却慢慢地、耐心地往骨头里渗。天空是灰白的,像一块用旧了的棉布,沉沉地盖着。路两边的梧桐,叶子几乎掉光了,剩下一丛丛枯瘦的枝丫伸向天空,像老人手背上清晰的筋络。整条街在这灰与褐的调子里,显得清寂空旷。

就在这片萧疏的底子上,我看见了那些香樟树。它们一排排立在街边,树叶依然密密匝匝,拢成一团团近乎墨色的浓荫。那不是春日里招摇的新绿,也不是夏日饱满的油绿;那是一种沉下来的绿,绿得深了、浓了,仿佛把经历过的风雨、晒过的日头,都沉淀成了绿色,绿到深处,泛着乌青的光。灰白的天空衬着,一蓬蓬树冠便格外显眼,稳稳地浮在半空,像一朵朵凝定不动的、墨绿色的云。

我停下买早点。立在包子铺蒸腾的白气里,忍不住又抬头看。那绿云就在我头顶不远,遮住了好大一块天光。阳光本就稀薄,又费力地穿过层层叠叠的叶子,筛下来的光,星星点点,落在人行道上。树冠的轮廓并不分明,毛茸茸的,一团团绿意向四周微微晕开,显得松软而丰厚。一根较矮的枝丫横斜出来,我伸手就能碰到。叶子硬挺挺的,表面像涂了一层薄薄的釉。凑近了闻,有一股淡淡的、清苦的气味,混在清冷的空气里。

这景象看得久了,心里那点因寒冷而生的瑟缩,慢慢舒展开来。这条我每天匆匆走过的路,因了这头顶连绵的绿意,忽然有了一种不同的气象。光秃秃的梧桐与常青的香樟交错着,枯笔与浓墨互衬,清冷的街道,被这两排墨绿的树冠,框出了一道道幽深的、有顶的走廊。行人走在下面,缩着脖子,呵着白气,但只要一抬眼,目光便能落进那一片丰厚的苍绿里。那绿是静的,却洋溢着饱满的、藏而不露的生机。它不声张,只是在那里,稳稳地托着冬日的寂寥。

也是这样的冬天,我跟母亲挤在公交车上,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我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看外面掠过的街景。那时,我便注意到了这些树,问母亲,为什么别的树都光了,它还绿着。母亲看了一眼窗外,只说:“这是香樟呀,它不怕冷的。”语气平平常常,好像这事本该如此。是啊,香樟似乎从来就是这副样子。春天,它悄悄换叶,嫩红的新叶和苍绿的老叶一同挂着,地上铺一层赭红的落叶;夏天,它投下最慷慨的荫凉;到了万物休憩的冬天,它却不肯脱下绿袍,依旧撑着一树葱茏,陪着这城市。

这倔强有点不合时宜。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香樟不是松柏,它没有孤峭嶙峋的姿态,它的绿是浑然的、圆融的,带着市井的烟火气。可这份在万木凋敝时的坚持,却有着同样的精神。它不像春夏的绿那样讨好你的眼睛,而是用一种历经风霜后的沉静与笃定,告诉你:生活总有常青的部分。

一阵风吹过,梧桐的枯枝“呜呜”地响,像空旷的箫声。香樟的叶子也动了,却是簌簌的、闷闷的声响,厚实的叶子彼此摩擦,那声音短促而扎实。几片最老的暗红叶子,经不住风,旋转着落下来。树冠依然那么浓密,那么稳当。几只麻雀“啾”的一声钻进去,立刻不见了踪影,只听得里面传来短促的啾啾,那墨绿的云里,藏着一个温暖、活泼的小世界。

我继续往前走。穿过这条被“绿云”荫庇的走廊,前头是一个十字路口,开阔处,风更毫无遮挡地吹过来。我下意识地又紧了紧衣领,回头望了一眼。那两排香樟,静静地站在它们的位置上,墨绿的树冠连成一片,在冬日灰蒙蒙的天地间,抹上了一道最深沉、最安稳的底色。香樟的绿,是一种内敛的生机。它给每个在寒风中赶路的人,一处可以抬眼看去的慰藉;告诉你,冬天虽长,但春意从未真正离开,它就沉淀在这一树一树的苍绿里,沉默地,陪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潮湿而清冷的日子。

手里的包子传来最后一点热乎气。我咬了一口,继续向前走。头顶,是无言的、苍青色的天空,与那一朵朵温柔的、逆季的绿云。

风骨大寒

■ 米丽宏

视觉里的大寒,总是又萧条又凝重:怀抱数重铅黛山色,臂揽十里素淡梅花,像一幅淡墨渲染的古画。

岂止山色,大寒的世界几乎全是水墨颜色。天地辽阔,肃穆萧瑟,一幅黑白山水凛冽展开。画上深谷危径,枯木寒柯,恰是北宋范宽的画风。

大寒,给人的触觉是金、铜、铁、石,错杂冰冷,有硬度。一出门,冷空气迎面扑来,如一记棒喝,一下子就把你“棒”醒了,大寒,就是这么直截了当。沉在节令最深处的它,厚实又尖锐,像长辈毫不留情的苛责,像先锋派尖新的诗句,让你难以理解却又充满敬畏。

有位作家说,大寒就是用来砥砺精神的。

对于我这样喜欢温暖、明亮与柔软的人,大寒真是一道魔咒,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

不管个人喜欢不喜欢,大寒,就是这么硬派!老天谙熟四季的谋篇布局,且挥洒自如。大寒,是一年的压轴大戏,岂会轻易改弦更张?何需你理解、你懂得、你热爱?

其实,我们做人做事,也不必时时事事求人理解、求人喜欢。只要不愧天、不作地,我该怎么做人就怎么做。我也不需要你奉赠给我的标签,它固然能带来俗世的成就感,但何尝不是一个框框,给内心添加一层限制。

身在人群,我努力做好我的人;花儿在大寒,我努力开好我的花儿。足够了。

即便落了、萎了,那又怎样?也不过一瓣一瓣褪掉繁华,回到花心去面对自己。你看那些开在大寒的花,都是一小朵一小朵。梅花,水仙,风信子,都差不多的风格,淡泊素净,小小的瓣儿,像安静细碎的微笑,又像那一点若有若无的春意。

我个人畏惧大寒的寒凛,但我敬佩大寒的境界。它的格局,其实很大,大到可以描画万物花开,因为它的底子是素净的;它的风骨很硬,硬到你蜗居一隅时,也会塞给以前你未曾深想的东西。比如,大寒之夜再读《陶庵梦忆》,以前只想着张岱携孤舟往湖心亭自酌去了,无比孤寂。但现在联系大寒,仔细一想就不仅

如此。亭子里还有一个痴人,红泥小炉温好了酒,这美事偏偏让他遇着了,这仅仅是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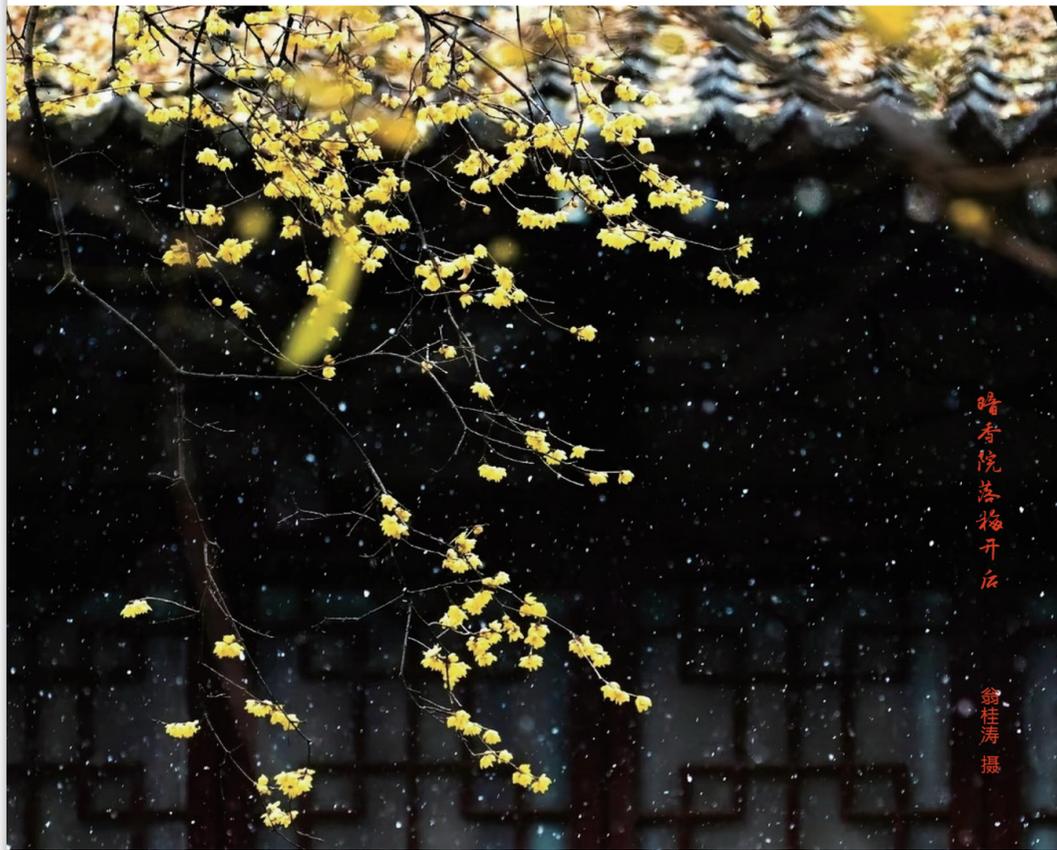
是他的生活观引出了这些际遇,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但若换作我,在这酷寒之夜,定是封门掌灯,足不出户,暖室香茶,读一卷书,对一个人,凝视一堂山水。安安生生读点书,不比哆哆嗦嗦地出门好吗?

我慢慢咀嚼出,大寒收藏了磅礴万物,却开出了最明净的花儿;大寒悄悄积攒着力量,也升腾着阳气。大寒的个性,真是丰赡:百炼钢有,绕指柔也有;冷得绝望,又积攒着希望。

大寒的夜里,外面冷极、静极;室内,人的心思也敏锐极,微微颤动如风中触须。在大寒,去想平日想不通的问题,有足够的余地。一盏茶,两盏茶,慢慢饮,慢慢想。

而在愣神儿、沉思的工夫,忙年的虎虎生气,就呼呼地泛起来了。小孩子也跟着跑前跑后欢呼雀跃,恰如那古画儿里的“婴戏”,热热闹闹。大寒大寒,打春过年啦。



暗香院落播开

翁桂涛摄

杀猪饭里的乡愁

■ 马晓娟

近来,重庆市合川区呆呆家邀请网友们帮忙杀猪、吃刨猪汤引发的热闹颇为有趣。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杀猪饭。

在老家,杀年猪绝对算得上一件大事。它是一家人的大事,也是一个村的大事。

我记得每一年杀年猪的日子定下后,母亲就开始四下通知亲戚朋友,给在外地的求学和工作的家人打电话。我们小孩子也带着激动和迫切的心情,盼着快点到杀猪的那天。杀猪前几天,家里给猪喂的食都是上等的好材料,母亲还会说些感谢的话,说要敬重猪。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主人家里便陆续开始热闹起来,婶婶们搭灶、烧水,青壮的男人则把壮实的年猪吆喝出栏,按猪是杀年猪最有趣的环节,年猪越肥,越需要人手。只见男人们眼疾手快,相互配合按下年猪。待宰杀以后,又开始按猪血、烧猪头、烧猪脚、洗猪肠子、剃猪毛、分猪肉,然后炸酥肉、灌香肠、腌腊肉……叔叔伯伯们熟练配合,院子里小孩们追逐打闹,老人们晒着太阳喝茶、聊天,各司其职,热闹极了。

杀猪饭的重点,一是按猪宰杀,二是烹制地道丰盛的杀猪宴。

杀猪饭和其他聚餐不同,杀猪宴上,能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家乡味儿。这时候,火盆里的炭烧得旺旺的,火星星噼啪作响,舅舅熟练地把还冒着热气的里脊肉快速剔下来,切成大块丢到炭火上炙烤,肉熟后只需要简单地撒点薄盐和辣椒面,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再配点烤饵块,喝杯清茶,满口飘香。

人多力量大。大家娴熟地相互配合着,手里做着各种琐碎的活,嘴上聊着一年里各自忙碌的生活、得失。烤肉飘香的同时,厨房里的婶婶们洗菜、切菜,菜刀飞快,脸上笑意盈盈。

中午时分,芸豆汤、炒瘦肉、红烧排骨、炖猪蹄、肝腰合炒、豆腐猪血汤、糯米灌肠等等,满满当地摆了几桌,大家陆续上桌,品味着美味的食物,享受着团聚的幸福时光。

杀猪饭里,我最喜欢的是烤肉和糯米灌肠。一大早母亲就蒸上糯米,蒸好后盛出来放在大盆里,舅舅就会把盐、鲜猪肉、韭菜、姜末、蒜末、花椒粉等配料倒进蒸好的糯米里一起搅

拌,等搅拌均匀后,便开始用清洗干净的猪大肠灌糯米肠。这可是一门相当厉害的手艺,每到杀年猪的时候,全村灌糯米肠技艺最好的人是最忙的,家家都会把他请去帮忙。要吃时,把糯米肠切成厚一点的片状,放到油锅里煎一下,味道堪称一绝。

以前,每逢过年,我们家里会杀两头猪。一头猪的肉用来分切的,另一头猪则会被取出内脏以后,剔除多余的骨头,用白酒、盐和花椒等辛香料腌制,然后把整头猪的肚子用麻线再次缝合,头和尾都是完整的,再拿去晒干或阴干,这样做出的猪肉叫作“猪膘肉”。猪膘肉可以长时间保存,这对摩梭人家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食物。母亲说,“家里有人和孩子,猪膘肉是一定要做的。”

如今,杀猪饭早已成了我的乡愁。我想,大概也是很多人的乡愁。不然网友们怎会去合川呆呆家吃刨猪汤?定然不只是因为馋一口猪肉。按年猪的那份乐趣、那碗热汤、那口焦香四溢的烤里脊肉,亲友、四邻齐心协力劳动后共享美食的那段时光,才是一代又一代人回不去的温暖记忆。

一月我在窗前望春

■ 王平安

一月的风,还裹着未散的寒
我倚着窗,望一场迟迟未至的春

枝头还挂着去年的霜
麻雀落在晾衣绳上,抖落几片雪屑
楼下的草坪,枯黄里藏着隐约的青
像谁埋下的,一小截关于暖的伏笔

日历上的小寒刚过
母亲打来电话,说院里的蜡梅开了
隔着听筒,仿佛能闻到那缕清冽
混着泥土的气息,漫过千山万水

我对窗玻璃呵气
画歪歪扭扭的太阳,和抽芽的柳
想象燕子啄泥,想象杏花爬满墙头
想象风拂过衣角时,带着花香的温柔

一月的窗前,望春的人
把心事,折进了未解冻的时光里
等第一声春雷响起时
所有的期待,都会破土而出

岁月在雪中销声匿迹
事物正以一种不为人知的加速度
背对着,离我们飞奔远去
像外祖母苍白的手
伸向天堂的另一端

冬天,屋子保持冷清
坛子里腌的酸咸菜
无人照料
我们知道,责任并不在雪

午饭时,我总是
掀开,取一小碟,然后盖上
酸味与涩味,在口舌间
回弹,就像悲伤时
泪水突然涌出的味道

梦中,我再次与外祖母相拥
细数那些被时间吻过的
银丝,那是夜晚
唯一白着的事物了

唯一白着的事物

■ 陈昱

孤帆过后

——黄鹤楼前的涛声帆影

■ 李靳

我携半生向往而来
传说,被江风磨薄
昔人已乘黄鹤去

青砖上的苔痕,固执地续写
那首未完成的绝句
墙壁的斑驳深处
李白的酒盏在江湖中
旋转了千年
崔颢的乡愁
凝成飞檐悬挂的铜铃

站在诗人曾伫立的地方
江水依然在脚下东去
带着唐宋年间的余韵
只是烟波浩渺处
再无送别的身影

掠过的鸟雀,翅膀下
没有扬州的红药
暮色爬上雕栏玉砌时
突然听见——
最深的怅惘,不是孤帆远影
是江水千年未改的平仄,仍在哼唱
一首我已记不清歌词
一首我已对不上韵脚